



咖啡馆之歌

许超 著

作者：许超

手绘：袁韵雨、伍洋和子（居祥美术工作室）

部分图片提供：东方IC



What Happened in a Café

咖啡馆之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咖啡馆之歌 / 许超著. — 济南 :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10.12

(人文城市系列)

ISBN 978-7-5330-3305-7

I. ①咖… II. ①许… III. ①咖啡馆—简介—世界
IV. ①F7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1788号

项目统筹: 张 芸

责任编辑: 陈 琦

装帧设计: 沈思繁

排版制作: 木木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mspub.com>

E-mail:sdmscbs@163.com

电话: (0531) 82098268

传真: (0531) 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86193019 传真: (0531) 86193028

制版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65×210毫米 16开 20印张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序言

一本咖啡经

品茶之人，需懂得一些茶道，或深或浅。贵如龙井普洱，贱若茶枝叶梗，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至于那双窠大叶、瓜片沱茶、君山岩茶，更是能滔滔不绝地讲出好大本茶经，听得旁人两腋之下习习生风。自古以来，国人尚茶，“人无贵贱，谁都有份，上焉者细啜品种，下焉者牛饮茶汤，甚至路边埂畔还有人奉茶……路上相逢，辄问讯‘喝茶未？’茶是开门七件事之一，乃人生必需品。”（梁实秋语）。

若说茶是国人的人生必需品，咖啡便是西方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据说意大利人平均每天要喝上二十杯咖啡，男女老少起床之第一要事就是煮一杯咖啡，三两口饮尽，方才心满意足地出门。嗜茶如英国男人，却也难抵咖啡诱惑，酗之如命，为此还曾遭到妻子们的强烈抵制。法国的咖啡馆不仅开在马路旁、广场边，也开在树荫下、河岸上、游船里，甚至高居埃菲尔铁塔上；法国人在此上演着日常的生活，互相欣赏。在维也纳，蓝色的多瑙河波轻柔地奏响华尔兹曲，舞步飞旋，摇曳着醉人的咖啡沉香；有人说维也纳是“五步一咖啡”，此言不虚。至于生活中在北欧一带的人们，他们将自己的性格与咖啡作了恰如其分的融合，使之理智温和；在近几年世界咖啡饮用量的榜单上，北欧四国位居前四，其钟爱非同一般：“这么美妙的咖啡，比一千次香

吻更甜美，比陈年佳酿更醉人！”

在西方人眼里，咖啡的醉人之味，甚于香吻和佳酿。然而芳醇如它，却是不折不扣的东方血统：从埃塞俄比亚到阿拉伯，再到土耳其，后经由威尼斯人，咖啡来到欧洲；此后伴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开拓而走向世界。如若循着这一缕芳香，自东而西漫溢至欧陆、亚洲、美洲，乃至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就会发现：咖啡这一路的长途旅程竟与世界近现代文明发生和发展的轨迹一一印上，堪称一段芳香传奇！这段传奇诉说着关于咖啡的神话和它的传播历史，以回忆录的方式娓娓道出。

历史行至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都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发生了改变。这个时代，效率至上，步调飞快：出门有飞机地铁，只发短信不写情书，大卖场挤走小卖部，连咖啡也从过去要慢慢烘慢慢磨变成了如今的即冲即溶、立等可喝。星巴克忽如一夜春风来地开遍世界，旧金山、北京、伦敦、威尼斯……这些连锁的咖啡厅长着一模一样的脸，它们在大都会的机场和商业中心不断地被复制——一如这个时代的艺术品。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坐在门脸酷似的咖啡馆里，点上一杯咖啡，它可能是加了牛奶的卡布奇诺，也许是滴入爱尔兰威士忌的爱尔兰咖啡，或者是点燃了白兰地的皇家咖啡，在温热里追忆似水年华。

在那些逝去的岁月中，咖啡馆里谈笑有鸿儒。学富五车的才子、思维敏捷的艺术家、敢为天下先的政治斗士都聚集在咖啡馆中交流思想，读书写作，密谋造反。他们中有以咖啡馆为家者，在此收发信件、接待访友，俨然自家客厅；他们中也有以咖啡馆为谋生之地者，在此为客人画像挣得微薄钱资，转身换取一杯咖啡；他们中还有以咖啡馆为阵地者，在此安营扎寨、商议起事、起草文书、动员民众……咖啡馆里应有尽有的是真实的表达，是奔放的想象，是自由的驰骋，是对束缚的突破，是对常规的打破，是不同凡响；这里有灵动的文思和巧妙的笔触，也有激进的豪言与灿烂的理想。西方的现代文明灿若星辰，可以说，正是这些气质各异的咖啡馆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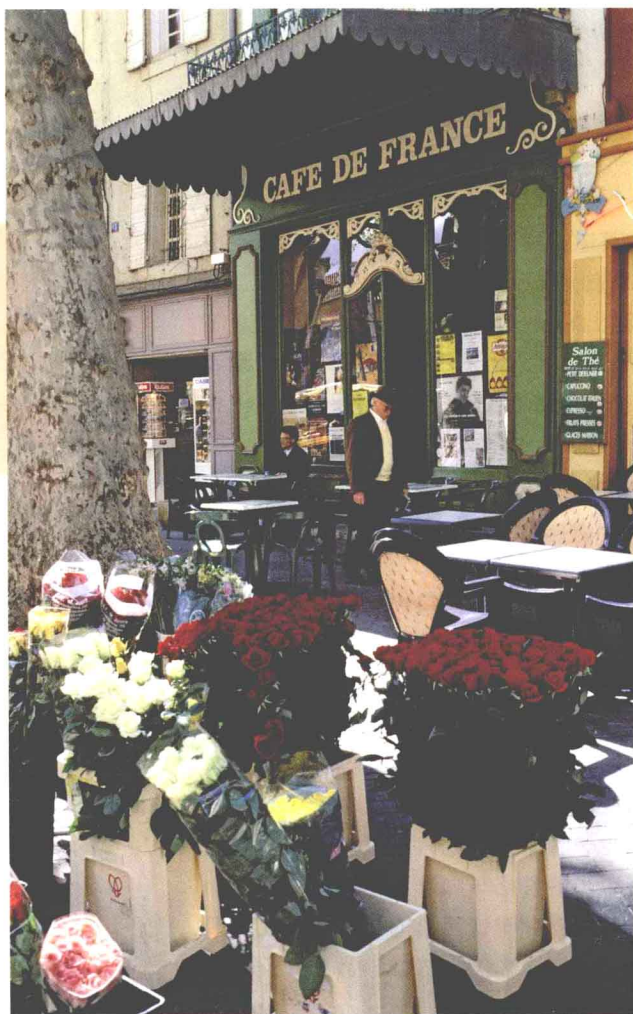
育了欧洲灿烂的文化。如果要问一句，这是谁家的咖啡馆？答曰，这是才子们的咖啡馆，是艺术家的咖啡馆，也是思想家的咖啡馆，更是城市大众的咖啡馆——正是这深嵌于人们日常里的咖啡习惯，才培育了一个城市的气质，才得以诞生民主的讨论、自由的不竭的灵感。

如今的我们时常轻念着巴黎的花神、双偶，威尼斯的佛洛里安和罗马的希腊人，意大利的哈维卡、苏黎世的欧笛翁，等等。这些咖啡馆曾是智者思虑的地方，是画家描摹的地方，它们与先贤大哲、文人墨客、艺术大师的名字连在一起：歌德、济慈、雪莱、叔本华、门德尔松、王尔德、莫扎特、施特劳斯、毕加索、凡·高、萨特、波伏娃……那深锁之眉和握笔之姿，那笑语和争执，皆被写入历史，历久弥香。

也许，生活尽是难以料理的繁杂，人性有着难以捉摸的深微，价值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然而，咖啡却能穿越这一切繁杂、深微和分歧，在历史的浩瀚中留下一种可能性。本书也便是描绘了这样一种可能。与此同时，它也有一个良善的愿望，那就是：当你在轻旋咖啡杯中的小匙时，不经意间就能在脑海里浮起一幕幕关于咖啡和咖啡馆的画面，深浅分明……



在那些逝去的年岁中，咖啡馆里谈笑有鸿儒。



City Culture

What Happened in a Café

咖啡馆里应未尽有的
 是真实的表达
 是奔放的想象
 是自由的驰骋
 是对束缚的突破
 是对常规的打破
 是不同凡响
 是灵动的文思和巧妙的笔触
 是激进的豪言与灿烂的理想

序言 一本咖啡经

第一章 芳香传奇 / 1

- 梦回蓝山 / 2
- 寻根之旅 / 7
- 黑色糖蜜 / 11
- 香飘欧洲 / 16
- 美国恋曲 / 46

第四章 芳影寻踪 / 189

- 佛洛里安，不见不散 / 190
- 欧笛翁无战事 / 206
- 想当年，在罗曼咖啡馆 / 222
- 联合咖啡馆兴衰记 / 232
- 天鹅咖啡馆 思想火花在此碰撞 / 241
- 推开花神咖啡馆的门 / 249

目录 Contents



第二章 温热的咖啡，现代的生活 / 55

- 速溶时代的爱情 / 56
- 咖啡的恋恋情事 / 69
- 复制星巴克的脸 / 87

第三章 谁家咖啡馆 / 100

- 哦，才子 / 101
- 艺术宫殿 / 145
- 思想之维 / 165
- 普罗大众 / 182

两个丑八怪 / 260

哈维卡的守望 / 272

愿意一辈子在希腊人咖啡馆 / 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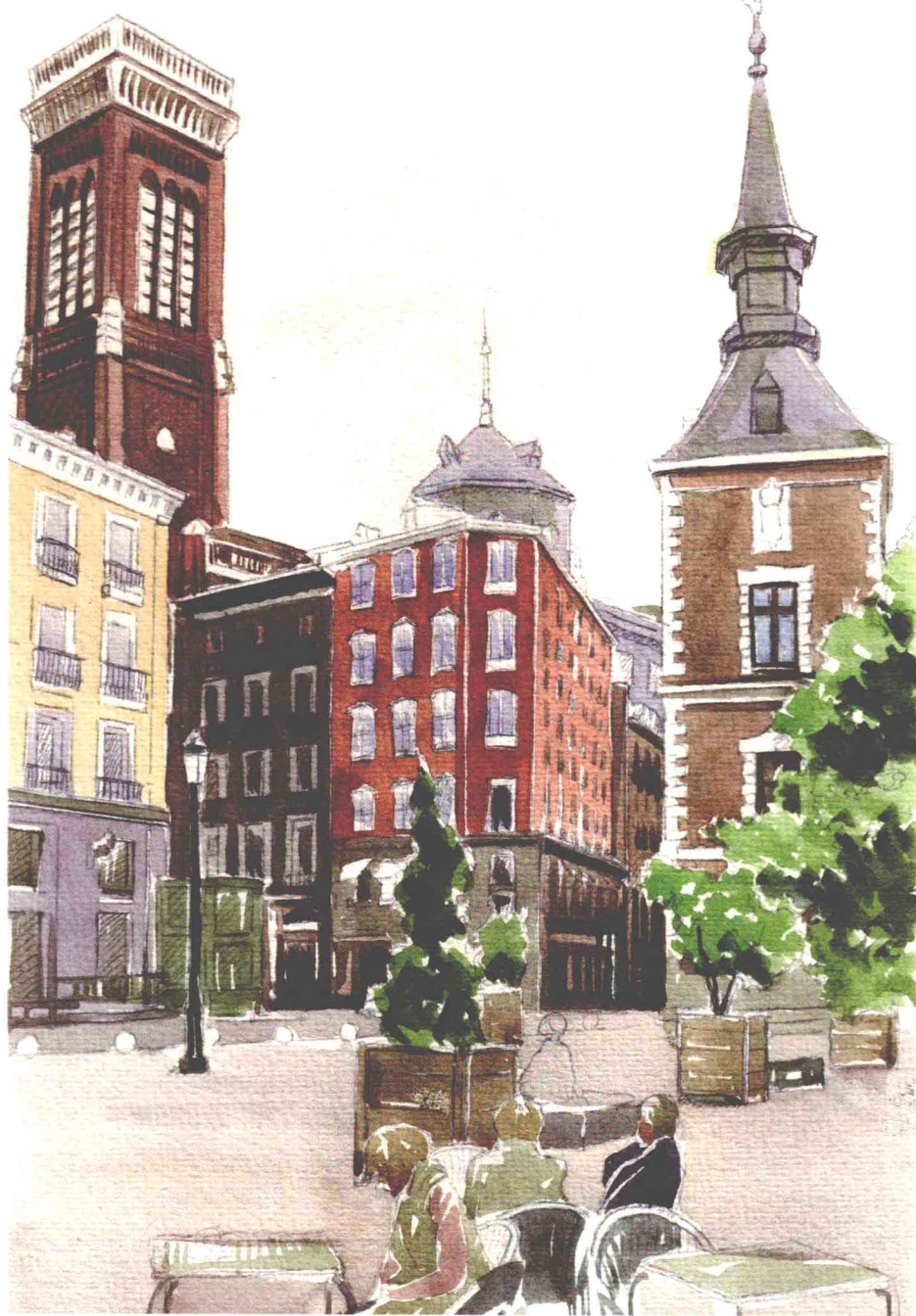
纽约咖啡馆的双面气质 / 289

第五章 余香袅袅 / 295

坐在火药桶上喝咖啡 / 296

东方咖啡馆之歌 / 300

后记 / 307



第一章 芳香传奇

梦回蓝山

夜影沉落，晚秋时节的塞纳河静静流淌着，无声安然；此刻的巴黎城，正酣卧在她轻晃的微波摇篮里。深秋夜晚的寒风穿行在河左岸空寂的大街上，穿过一个裹紧大衣逆它而行的夜归人，也带落几片金黄的梧桐叶，触地时发出一阵沙沙的干燥声响。

街边拐角处那家总挨到最后才打烊的小铺，此时也终于熄了灯、阖了门，将白天的笑语欢声、咖啡的温热气息、窗边桌椅的月下剪影，还有我，一起留下，在这个小小空间里，等待天明。

此刻，我躺在桌上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罐里，和其他咖啡豆彼此紧挨。我的视线透过这一层玻璃，再透过店铺落地窗户的透明玻璃，望出去，望向很远的天边。早已习惯了在夜深人静时一边细听这座城市均匀的呼吸，一边凝神遥望天际闪烁的星盏，我看着它，直到它的光晕慢慢变大模糊，而我一脚滑落，跌进梦里，回到蓝山。

故乡蓝山山脉地处加勒比海域，宛如长龙般绵延于牙买加东部。从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出发，驱车往东北方向，沿蜿蜒的山路行驶而上便能到达。此地的山峰海拔大多超过一千八百米。在山峰脚下，荡漾飞溅的是加勒比海的碧波碎玉，与蔚蓝纯净的天空相映。每当太阳升起，阳光照临，如镜的海面折射明媚光线，群山便笼上一层淡幽的蓝氛，缥缈空灵，颇具神秘。如仙如幻的景色令第一批踏上这座美丽岛屿的英国士兵们沉醉不已，他们惊叹直呼道：“看啊，蓝色的山！”故乡是以得此美名。从有记忆起，我就长在这片景色怡人的山区，生而尊贵——这里是介于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地区，亦即所谓的“咖啡带”，故日照充足、降水充沛；这里有肥沃的新火山土壤，故能种植出健康的咖啡树；这里山峰高峻、地势陡峭，在午后总会云遮雾罩，故能为树遮阳并带来丰沛水汽。如此独特优渥的生长环境，自然令我们将酸、苦、甘、醇等味道完美融合，形成强烈诱人的优雅气息，也令我们得享“咖啡美人”的盛誉。喜爱我



一望无际的蓝山山脉，宛如巨龙般延绵。

们的人由衷地夸赞：“蓝山咖啡集了所有好咖啡的优点于一身，这是其他咖啡望尘莫及的。”

我还记得雨季过后的蓝山，一路上微微燥热醇厚，路边的花却正密密地开着，馥郁香浓；树皆结果，每一颗里都包孕着一对可爱的果实。这是两个生命，两个无限的完美正亲密而安静地等待着。我们这些浆果在经历了一个长而温热的雨季滋润后，适时地成熟了：红色的果皮和玲珑的形状像极了一颗颗鲜艳欲滴的红樱桃，在舒张的绿叶后面隐藏了一个个甜蜜的、小小的圆满。这一刻真的好美，美到令采摘人屏息停

手，不忍掠夺。而我们这些娇小成熟的“咖啡美人”却似乎很能理解采摘人的危险艰辛，也似乎为将芳醇永驻，纷纷把樱红的身影闪现于叶间。是的，采摘蓝山咖啡的工作非牙买加当地熟练的女工不能胜任。携一只藤篮，系一条长绳，带上一个护腰的垫子——这就是采摘人的全部保护。而咖啡树却长在崎岖陡峭的山坡上，采摘人小心忐忑的心，大概半是因为要摘取的浆果太过美丽，半是由于惧怕失足跌落悬崖的危险。除此以外，采摘人还要挑选恰到好处的咖啡豆，只有那些增之一分则太熟，减之一分则过生的咖啡美人，才能离开枝头，落入藤篮——我被选中了！带着其他红色浆果的羡慕眼光，带着祖辈的记忆，带着关于我们的神话，我被一只温柔的手轻轻撷取、放入篮中。此刻，我静待未来。

说起我的祖先，它们并非一开始就生长于此地，而是被人带到这里。早在1725年，一位叫尼古拉斯·劳斯(Ninicholas Lawes)的爵士带着祖先们从马提尼克岛到此，并将它们种植下来。从此以后，祖先们凭借蓝山山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在此繁衍生息，才有了父辈和我们。漫长的仲夏夜晚，是听祖奶奶讲故事的时间。晚风缓缓漫步，经过咖啡树林时总能听到沙沙耳语。这些被复述了无数遍的故事，这些关于祖辈们和人类相遇的记忆，它们经年累世地流传，虽早已模糊不清，但动听依然。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年轻快乐的牧羊人。这个小伙子名叫卡尔迪(Kaldi)，生活在很久很久以前的非洲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咖法(Keffa)地区。他日日同羊群生活在一起；他晨闻鸟鸣，夜听虫唱；他对美好的大自然充满热爱；他有一颗善良又好奇的心。有一天，卡尔迪想要带羊群去更远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丰盛的草和充足的水源，而要去往那里就得先穿过一片树林。这一片树林里密密麻麻地生长着一些灌木，从它们的枝头上沉甸甸地挂下一些红色的果实。这些红颜色的果实吸引了卡尔迪的羊群。山羊们停下脚步，纷纷啃食这些鲜艳的红果实。卡尔迪觉得奇怪极了。而更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山羊们在吃下这些红果子以后，居然都变得异常兴奋，连平时最安静无力的一头老山羊此时也奔跑跳跃得如同小羊羔一样欢快！惊讶好奇的卡尔迪很想知道，这神奇的红色果子到底是什么。于是他忍不住上前去采了一颗放进嘴里。一通咀嚼之后，卡尔迪终于体会到了羊群们的雀跃，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他把红色果实带到村庄里，更多的人知道了祖先们的存在。渐渐地，祖先们的神奇功效被外省人知道了，他们用“咖法”这个地名称呼、谈论着我的祖先；再后来，“咖法”就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演变成了“咖啡”——我们现在的名字。人类真要感谢山羊，否则他们永远无从知晓在祖先们红色外

衣的包裹之下，居然还隐藏着如此神秘的快乐能量。

这个关于祖先和人类的相遇故事，其另外一个版本是发生在13世纪的也门。有一个名叫西库·奥玛尔(*Sheikh Omar*)的伊斯兰修道者，他忠于信仰，善良热心，但却因为蒙受不白之冤，要被定罪流放到欧撒巴。从也门的摩加到流放地，一路上都是荒寂无烟的山。奥玛尔一个人艰难地山中寸步而行，虚弱不堪。此时，目的地尚在前方、遥遥无期，更不能转身回去，他绝望极了。就在这时，他看到一只彩色的鸟在树枝间，活泼轻快地跳跃着，清脆悦耳地歌唱着，好像比自己在平日听到的鸟叫要动听许多。奥玛尔深以为奇，他走上前去看个究竟。原来，这只小鸟在唱歌之余，还不时啄取藏在树叶间的红颜色果实。每吃下一颗果实，鸟儿扑扇着翅膀，跳得更加欢快了。濒临绝境的奥玛尔不禁喜出望外，虚弱至极的他断定，这种果子人也一定可以吃。于是，他试着从树上摘下一些果子，又找来水，把果子放进水里煮起来。就在水沸腾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阵美妙的香味慢慢地浮起，捕获了奥玛尔的嗅觉。一时间，他搜遍记忆，想要寻出这阵异香，却是闻所未闻。他开心极了，连忙把它喝下，如饮天赐琼液。果然，他感到仿佛真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自己身上起了作用，之前所有的疲劳和不适感觉全都跑得不见踪影，在他身上，又重新恢复了活力，甚至比之前活力百倍。于是，奥玛尔仔细研究起长在树上的这些红色小果子。从外表



新鲜的咖啡豆果实

上看，这些圆而饱满的果子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它的作用却异常惊人。他采摘了许多红色小果，继续前行。奥玛尔终于到达欧撒巴，他凭着自己的善心和经验成为一名医生，用这种红色果子煮汤作药，让那些体质衰弱的病人喝下。病人们喝了他的药，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奥玛尔被当地的人们尊为圣人。不久后，他罪得获释，重返故乡。于是这些红色的小果实也跟着他一道回到摩加，继续发挥着救死扶伤的功效。

故事讲完之后，祖奶奶看着意犹未尽的我们，总会再加上一句：善良之人，总有好报。时至今日，我依然能清晰地记起她的神情语气，记得那些在蓝山度过的清澈如水的仲夏之夜，记得那些被不厌其烦地诉说给我们的陈年故事，以及那些曾藏在叶间悄悄编织的甜蜜美梦。这所有的一切已随时间远逝，而我在怀想。

我也时常设想，假如一开始我不是生长在蓝山山脉海拔两千一百米以上的“珍珠豆”，假如我不是咖啡浆果精品中的精品，那么我的生活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也许有无数的可能。然而，现在，我注定只能选择这一种。

被放入藤篮后我并没有等待多久，趁着身上还有的一股新鲜劲儿，当天我就被去了壳儿。接着是漫长的发酵时间，十二到十八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半梦半醒，昏沉沉地不知所措。人们用一套十分考究的工艺和极为严格的执行标准来制作顶级咖啡豆。发酵之后，要对咖啡豆进行清洗、筛选和晾晒；必须要在水泥地或者厚毯子上晾晒，等到咖啡豆的湿度降至百分之十二至十四；最后，他们把咖啡豆放置在专门的仓垛里储存，直到需要时才拿出来焙炒、磨成粉末……很久之后，我才把这一道又一道复杂的工序和他们的皇后身上那一件又一件华美的衣饰相联系。我恍然发现它们竟如出一辙，都有着某种过度的繁琐，以示尊贵。

但我毕竟是蓝山咖啡，正如斯特拉迪瓦里的小提琴一样，蓝山山脉赋予我咖啡中的贵族血统。牙买加政府深谙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并不因此不顾质量地进行大量生产，他们格外珍惜品质与口碑。当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巴西每年生产三千万袋咖啡的时候，牙买加每年仅出产四万余袋。身为最顶级的蓝山咖啡豆，我们中的绝大部分被皇室和富豪预订了；余下的近百分之九十来到日本，剩下的则进入欧美——这就是某一个深秋夜晚，我何以能静静躺在塞纳河左岸的一家咖啡小铺里，遥望天边寒星，做着怀乡梦的原因。

寻根之旅

多年以后，当我的祖先们被装进标准木桶，堆在也门港口等待装船运往威尼斯时，准会想起当年第一次离开非洲埃塞俄比亚南部、来到阿拉伯半岛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它们看见鳞次栉比的房屋，看见清澈的河水里布满光滑的石头，与非洲的景色大不相同——这片天地对它们来说是如此之新，以至于许多东西都还叫不上名来。

那一年，是公元525年。埃塞俄比亚人终于动用彪悍的军队，越过红海，占领阿拉伯半岛的南端，开始了对也门的统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彼时，祖先们在埃塞俄比亚已经是妇孺皆知，被人广为食用，但在阿拉伯半岛上却鲜觅其踪。随着埃塞俄比亚人的入侵，北非和阿拉伯之间的奴隶贩运也渐渐兴盛，一批又一批的奴隶如同



香醇的咖啡豆

货物一般，用船装运，被贩卖到阿拉伯的各个地区，其中，尤以苏丹黑奴为多。这些苏丹黑奴往往会随身携带咖啡豆，用作漫长旅途的充饥之物。就这样，我的祖先们跟随黑奴离开非洲大陆，渡过红海，到达阿拉伯半岛。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依旧是茫茫大洋上的亲密旅伴。从本质上而言，黑奴和咖啡皆为商品，并无二样。

在阿拉伯半岛，人们渐渐接受并喜欢上了这种新奇的作物，但中间也经历了一段比较漫长的过程。最开始，人们将咖啡连肉带核地进行嚼食，也就是说，他们把咖啡豆和咖啡种子一起嚼碎了吞下去。干吃咖啡，味道的确不是那么美妙，后来，有人想到把咖啡放在水里煮着喝。此举得到多数人的认可，渐渐被推广开来。然而，不是所有居民都能享用到这一新潮的饮料，只有那些尊贵的宗教人士在特定的时刻才有机会一品咖啡的甘醇，比如诵经默祷的时候，咖啡就是补充精力、提神醒脑的佳品。从此以后，肃穆的伊斯兰清真寺里多了些许咖啡的浓郁气息。如果伊斯兰教徒因诵经而喝咖啡可被称作“神饮”的话，那么病人因祛病而喝咖啡则可被称为“药饮”。生活在公元10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医生、天文学家拉杰斯(*Rhazes*)是历史学界公认的、第一位将咖啡的药用效果记录于文献的人。他的笔记详细记录了这些果子的分布之地：它们乃土生土长于高原之上，还长在安哥拉、刚果、萨伊盆地、喀麦隆、利比亚以及象牙海岸等地。同时，他也把咖啡如何作药予以记述，即：将野生咖啡果实内的黄褐色果核取出，熬煮成汁，让患者服下。神饮也好，药饮也罢，总之，咖啡在当时还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果实，通过它们，可以接近真神，远离死亡。直到15世纪，咖啡才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普通人的饮料，其制作方法也日趋完善。也正是在此时，有了确切可考的人工栽培咖啡树的记录——15世纪，也门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咖啡种植园。然而历史学家认为，咖啡在也门地区的实际种植时间还要更早一些。不论如何，我的祖先们已经走出非洲，来到阿拉伯，也从天然的植物变成人工培植的经济作物。它们的身影将随着殖民者的舰船遍布世界，它们担负着的使命是自己未曾预料到的。

1505年，阿拉伯帝国日渐式微。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此时正居于北方，虎视眈眈，欲伺机而动。当奥斯曼大军的铁骑长驱直入踏上半岛，而阿拉伯军队节节溃败时，胜利让土耳其人品尝到喜悦，也让他们品尝到了帝国所没有的咖啡之独特香醇。几年后，咖啡到达北非的埃及城市——开罗；1517年，土耳其国王沙林一世再凭强势，征服埃及，也顺便把咖啡带回伊斯坦布尔。从此，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喝咖啡之风气蔚然。